

红尘有爱 爱的罂粟花

□沈素白

那年,自从四叔被确诊为肺癌后,回天无力,四婶就天天握着他的手,不愿松开。在医院,每天几百块钱,无济于事地耗着,四叔觉得不忍,也不值,要求回家,但四婶坚决不同意。

四婶和四叔感情好,是出了名的,连他们的女儿小蛮都没见俩人红过脸。四叔年轻时,家里穷,考上师范的那年夏天,天漏了似的,不住点儿地地下雨,下得四叔家的房子也漏了,没等来得及修,一天夜里,四叔家的西屋倒了,砸死了四叔的父亲。

屋塌了,天也塌了。在四叔一家最危难的时候,四叔的父亲出现了,四叔的学业终于没有错过。毕业后,端着国家铁饭碗的四叔就娶了四婶。据说,那是四叔母亲的意思,四叔也愿意,虽然四婶长得不好看;虽然学校里,他还有个长得好看的女生,如果他同意,一定能成为后来的四叔。

四叔和四婶确实好,四叔只给四叔生了一个女儿,就不会再生了,四叔心里不安,四叔就经常宽她的心,好孩儿不要多,一个顶十个……四叔对四婶的好,很让周围的女人羡慕,私下里,她们没少议论,看看梅枝,就那个样子,每月赶到那几天,四叔娇得她连凉水都不让沾……的确,说这话的女人,论样子,哪个都比四婶强,只可惜了一点,嫁的男人没有四叔强,因而她们做女人,自然比不上四婶了。

幸福是个忙碌的女神,她不能在一个人身边停留太久,不到50岁的四婶,自知道四叔的病情后,心就掉了般地疼,你爸要是走了,我肯定也活不了三年,小蛮你怎么办呢?对着女儿,四婶忘了她是一个一年之后就要参加高考的学生了。

四婶的意思,小蛮明白,她也听人说过,大凡平日关系好的老夫妻,一方去世后,三年之内,另一方也有可能跟着死去的。开始她还不信,但周围痛失佳偶孤单着快快地而终者的确不少,据四婶她们解释,后来离开者是被先走的那个叫去了,在那边,还是一家,相依相伴……

死有如此完满温暖吗?小蛮不愿相信。办完了四叔的后事,四婶才知道,四叔不会回来叫自己了,自己也不必上赶着去陪他了。他是被那个叫霞的女同学叫走的,他不愿治疗只求速死也是急着去陪他的霞吧。两年前,那个霞死时,百里之外,他不是一下子去了一周吗?这次,临走前,他睁着眼,模糊不清地唤的那几声,不都是霞吗?还有那封写给人家的信,温情得让人受不了……

一遍遍地想着,四婶的心凉了,硬了,不疼了。四叔在她心里,真的死了。死了,也就放下了。

一晃,日子过了两年,小蛮大二时,早已不再想死的四婶竟得了白血病,这一次,四婶又整日拉着小蛮的手,恋恋不舍了。

四叔临走前,我在跟前的。四叔不识字,小蛮央我为四叔读一篇日记,她自己不能再读了,两年前,四叔走后,小蛮曾把它当作父亲写给情人的信给四叔“读”过了,两年来,它一直是一朵爱的罂粟花,麻木着四叔心里的痛,这次让我来,是想在四叔走时,要我帮忙把它给拔了。

“爸,原谅我做的一切吧,很多时候,爱的极致决不是生死相随的,没有了爸爸,我怕再失去妈妈,所以只好设法让她恨你了,爱的聚散可以致盲,妈太爱我们了,所以她相信了女儿说的一切,一点都没怀疑那都是我种在真相上的罂粟花。爸,我对妈说您走时叫的是霞,其实小蛮知道,爸是为了给我们省下钱来,执意要回家,爸爸喊的是家,不是霞……”

仰望苍穹 □灿然

夜幕悄悄地拉下,街灯却醒了,一盏一盏地眨着眼睛。阳台上有一片片碎银般光影,那是街灯透过窗棂偷窥留下的痕迹。此刻,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欣赏着冬季的夜色,突然想起楼上的年迈的李师傅几天前说的一件事。他说,很远的天空有一颗星,亮闪闪的,好大好大,还长着一根长长的尾巴。你站在阳台上朝南望,就能看见它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神秘秘的。

长尾巴的星,让我感到惊异,思绪如同受惊的宿鸟拍打起翅膀。我想起年少的时候,大平原上的天空像湖水一样清澈,在灿烂的星空下,我和儿时小伙伴唱着“青石板石板青,青石板上挂明灯,明灯明灯多少对,一对一对数不清”的歌,在老家的院落里,打谷场上玩耍,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。成年后,我告别故乡,来到城里,为了生活成天穿行在车流人海里,再也无暇仰望头顶的天空,更不知道天边有颗长尾巴的星啊!

想到这,我推开阳台门,夜色顿时扑面而来。凭窗远眺,四周灯火通明,几座高耸的烟囱喷着浓烟,天空染得白蒙蒙的。铅灰色的云层像厚厚的棉被覆盖住天空,一轮明月在云层的缝隙里时而露出苍白憔悴的脸。天上

天边有颗长尾巴的星

一颗星星也寻不见。其实,现在有不少城市,有时数天甚至几个月见不到蓝色的天空和满天的星斗,这是很正常的事。

失望之时,真的如李师傅说的那样,在正南的天边,出现了一颗鸡蛋大的星星,它非常明亮,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。我凝视着它,如久违的朋友。它闪烁着,似乎越来越亮,竟然变幻出一道光环,开始那光环是银色的,接着变红,再转为金黄,那颗星也随即变红、变黄、变得更加明亮。那光环围绕那颗星旋转着,变幻得五光十色,那颗星也变幻成一颗五彩斑斓之星。突然,那颗星蓦地拖曳出一条长长的光彩炫目的尾巴消失了,在我的惊奇中,它瞬间恢复到开始的样子。

我不禁为这颗星的美惊叹不已。于是,我记起著名作家郭沫若写的《天上的街市》那首诗:“我想那缥缈的空中,定然有美丽的街市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,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。你看,那浅浅的天河,定然是不甚宽广。我想那隔河的牛女,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。我想他们此刻,定然在天街闲游。不信,请看那朵流星。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……”读着这样的诗句,我为人类拥有如此

美丽的星空而欣慰!

但我很快又失望了,我知道,那颗长尾巴的星,它不是星星,它可能是远方高层建筑上的霓虹,郭沫若描绘的星空已经在一些城市的天空渐渐消失。一位叫拉尔夫·沃尔多·埃默森的外国作家,在他的《自然》一书有关星星的那段评论如是说:“倘若星座一千年才出现一次,那么,星座的出现是一桩多么激动人心的事;可正因为星座每夜都挂在天上,人们才很少去看上一眼。”

可就在今天,我仰望苍穹,竟然感到,星座每夜都挂在天上是多么的正常,可现在随着地球环境的恶化,星星正在远离我们的城市,假如它真的一千年才出现一次,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!

如果那天楼上的李师傅问我,你看见那颗长尾巴的星了吗?我怎么回答他呢,我不愿去扫一个风烛残年老人的兴!我想最好的回答是:我看见了那颗长尾巴的星!

之所以这样回答,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对美好昨天的回忆,对美好未来的渴望!但愿昨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,但愿城市的明天更美好!

名片是人的另一张脸

□孟醒

名片是一种久远的文化传统,普遍通行于交际场,作为一种身份标签,可以说是人的另一张脸。国人含蓄且重礼仪,与人初次相见,不便招摇或坦言自家身份,就要拿这“另一张脸”去作引荐。

早期的名片,多是竹木制成的筒,将个人资料写在上头,称为“刺”。东汉时蔡伦发明了纸,就有了纸质的“帖”或称“片子”。不管是“刺”“帖”还是“片子”,其功能都是类似的,本是素昧平生,见到名刺、拜帖,对方身份高低贵贱即刻一目了然,便可从容筹措一切礼仪,斟酌应答。《连升三级》中,张好古就是因为魏忠贤名帖的引荐而走了狗屎运,谁敢拿老魏的脸不当脸啊?还有那以名刺为信物的,《隋唐演义》中单雄信就特制了一种形制宽大的名刺,用来联系、号令绿林豪杰,见刺如见本人,如同金牌令箭,可见单二哥面子亦够宽。

到现代,印刷业发达,名片不再以竹木制成,统一用纸,价廉、轻便又美观。当然,也有各色的——电影《爱情左右》中,范伟饰演的土大款范中举使用的就是99.99%的24K纯金名片,真是名片一递,所向披靡,没有搞不定的事儿。他还有句经典台词:“我的原则是:谁给我面子,我就给谁金子。”在这里,脸和名片又画上等号了。

老范的话看似幽默,实则

是需要底气的,当然,更需要不拘泥成法的勇气。前不久,我就遇到这么一位老兄,初次相见,“嗖”的一声甩过张名片,入手便觉沉甸甸的,仔细看看时,竟是纯铁打制而成,剪裁得当,印刷精美,还轧了花边。你还甭说,这分量感立马就有了,忍不住要高看这位仁兄一眼。

原来,这老兄是开汽车改装厂的,成天跟钢铁打交道,于是就取材,别出心裁地印制了这么一套铁名片。这就是“干啥讲啥,卖啥吆喝啥”吧。只是,黑灯瞎火的,那名片摸在手里,搞不清还以为是什么暗器呢。

这些年,遇到的人形形色色,收到的名片也是五花八门,大小宽窄不同,色彩花样纷繁,材质多是纸,塑料的、真皮的也见识过,金的却没见过(大约范中举那种有钱且敢想敢干的人毕竟鲜见吧)。闲来无事,将名片夹翻开浏览,看到的便是一张张不同的脸。这些薄而精美的“脸”,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主人的身份、地位、性情好恶甚至审美情趣,固守传统者有之,别出心裁者有之,异想天开者亦有之,从不同的名片,似乎真的能够看出不同面孔的表情,不同人物的精彩。



灯下漫笔

读今人的书,常生骄矜心;读古人的书,常生自卑心。

曹雪芹写《石头记》,“茅椽蓬牖,瓦灶绳床”,乃至“弹食客毡,叩富儿门”,生活极度穷困潦倒。困厄之中,

曹公殚精竭虑,铸泪成字,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直到病逝时才写得八十回。曹公留下的虽是残篇,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巨著,自十八世纪中叶至今200余年来,研究者、续写者、依食者络绎不绝,可谓“前人不能及,后者不可追”——写作,也即“立言”,在古代是一件非常神圣、乃至不朽的事。

《左传》里说:“大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魏文帝曹丕也说:“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。因其不朽,所以郑重,因而才有贾岛为琢磨“推敲”二字误闯韩愈仪仗队的佳话,才有老杜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铿锵誓言,才有曹雪芹的伟大残篇。古人写的书,流传至今的,莫不是呕心沥血精雕细琢的经典之作,是真正的生命的书写。读这样的书,怎能不存敬畏、自卑之心?

古人里也有视著书立说为等闲事的。魏文帝才华横溢而又命运不济的兄弟曹子建就说,写作

骄矜与自卑

□傅劲松

不过是“雕虫小技”。真“狂人”必有可“狂”的资本,曹子建在建安时代即有“文章典范”的美誉,后世其文名更随时间而不朽。问世间,魏晋南北朝以后,出了几个曹子建?何况,他的“雕虫小技”很可能只不过是一句戏言。然而,自二十世纪末至今当代中国的一些文学红人,尽管文学才华不及曹子建之万一,却奉曹子建的话为腹心之语,真把写作当作“雕虫小技”。当代一些作家,食珍馐之味,驾宝马香车,大脑固然不因生活的优渥而比古人聪明多少,但写作却是千万言立就,著述的速度曹雪芹等古人实在望尘莫及。某体制内著作等身的女作家,一年出版七部长篇,平均一两个月写二三十万字,并为此甚为自得。只惜一只老鼠挤在一起,是一窝老鼠,而绝对不会变成一头大象。今人写书,有事说事,无事找事,酒不够开水凑,只要读者肯掏钱就好,至于有没有价值,那是别人的事,甚至不干自己的事。读这样的书,怎能不存骄矜、不屑之心?

骄矜固然令人自信,自卑固然令人丧气,然而在骄矜和自卑两者面前,我宁可选择自卑。藏书甚富的朋友亚飞兄说,魏晋以后的书他不读。我远远不及亚飞兄读书多,况且我还在阅读之余,以文字为生,写的一些庸脂俗粉,不要说踪迹古人,即使在当今的末流作家面前,也不敢妄自尊大。所以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,我只能说,“五四”以后的书我不常读。

●广告服务热线:紫荆山路站 66307822 文化路站 63875060 工人路站 67957022 东明路站 63382081 晚报大厦 67655128 金成国贸 63399000 ●投诉监督热线:63330302 ●广告代办招商热线:63396000 63330283

弘裕暖通 BAXI 意大利原装进口八喜壁挂炉河南总代理

新款升级上市 节能·欧洲三星级标准
ECO3 Luna3 Comfort即热豪华型锅炉帝王系列登陆河南

购壁挂炉(送)进口节能温控器

万家乐供暖专供壁挂炉 万家乐散热器、地暖河南总经销

数码小先锋,炫舞彩屏
欧式经典设计 智能控制 高效环保静音

节能专家
超大LED液晶显示、一周七天每天48时间段编程控制简单设置与生活规律同步节能环保

购万家乐散热器:送万家乐小家电 更多优惠见店内海报

全面升级换代 更安全+更节能+更实惠+

咨询热线: 68982780 66539827 地址: ●淮河路西建材南区809号 ●凤凰名优建材城橱柜暖通负一楼